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00  
27 November 1978  
CHINESE

第二一〇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下午五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恩东先生

(加蓬)

成员国：玻利维亚

加拿大

中国

捷克斯洛伐克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科威特

毛里求斯

尼日利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巴顿先生

陈楚先生

胡林斯基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耶洛内克先生

贾帕尔先生

比沙拉先生

弗雷纳先生

布兰克森先生

哈尔拉莫夫先生

鲁宾逊先生

皮德里先生

卡皮奥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 室）。

下午五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七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 / 12918)。

主席：按照我们在第二〇九九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并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建议请塞浦路斯代表和希腊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邀请，罗兰季斯先生（塞浦路斯）和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我收到土耳其常驻代表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要求邀请他参加审议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

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成员国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土耳其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这项提议。

应主席邀请，于卢切弗克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我还要告诉安理会，我收到土耳其常驻代表的一封信，要求邀请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参加审议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如果安理会的成员不反对，我提议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登克塔什先生发出这项邀请。

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这项提议。

应主席邀请，登克塔什先生在安理会议席旁边的席位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各位代表面前有一份决议草案(S/12940)，是安理会成员国经过协商编制的。

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登克塔什先生，安理会已经决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他。我请登克塔什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登克塔什先生：主席先生，谢谢你和安理会成员给我这个机会代表塞浦路斯的土族塞人发言。土族塞人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共同创立者，但是早在一九六三年就受到希族塞人的攻击。这种破坏行动一直继续到今天，以致岛上这个共同创立者的社区不得利用主席先生和安理会成员特别给予的机会，向联合国的这个最高机构陈述情况。

如果我不能保证发言简短，并不是因为我不尊敬阁下，也不是因为对你为促成协议使会议能够迅速进行所花费的时间和所遭迂的挫折一无所知。事实恰恰相反。那是因为我认为土族塞人的理由必须在合乎情理的范围内再度有力地加以说明，使今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不致归咎于土族塞人社区，这个社区在塞浦路斯存在的整个期间和在塞浦路斯全部斗争过程中所做的，只不过是针对希族塞人想对塞浦路斯采取的行动作出反应。

我想借用罗兰季斯先生十一月十五日向安理会所作的发言，他说：

“在塞浦路斯……唯一该做的是对不义和暴力进行反抗。”(S/PV. 2099, 英文本第3页)。

他大肆攻击土耳其代表，并声称塞浦路斯政府已经不存在了。说塞浦路斯政府不存在，这影响到作为塞浦路斯合法政府共同创立者的社区。我代表土族塞人说：这个政府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希族塞人攻击我们，把土族塞人撵出政府时开始，就不再是一个合法政府了，他们否认土族塞人社区是合伙共同创立塞浦路斯政府的社区，而且一直到今天还继续否认我们。

我支持土耳其代表的意见，再度向安理会说明，如果今天有塞浦路斯问题，那

(登克塔什先生)

是因为塞浦路斯没有一个全民拥戴的政府。塞浦路斯四分之一居民不受自称为塞浦路斯政府的行政机构管辖，这个机构根本不是一九六〇年签署的国际协定所设想的两族政府。两族政府的希腊人一方把自己武装起来，有计划地攻击土族，以期使塞浦路斯希腊化。在塞浦路斯经历了充满艰苦患难的十五年之后，我们听到希族塞人在大会、特别政治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内代表塞浦路斯发言，并企图代表土族塞人发言。

如果联合国宪章主张民主，主张法制政府，主张政府要得到人民认可，主张人权，主张国际条约神圣不可侵犯，那么我到这里来是要告诉大家：希族塞人武装份子在一九六三年企图毁灭土族塞人社区时就已摧毁了所有这些观念。自那时以来，土族塞人就实行了自治，在自己的地区，在土族塞人未被消灭的地区内蔑视这种管辖权。它在丧失了国家所有特权、所有人权的情况下存在着。它蔑视这项管辖权，因为它认为这样做是它的职责。但是罗兰季斯先生却一手遮天，想抹杀这些事实，说过去二十年来土族应对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他要求按照宪章采取措施，惩处土耳其，因为土耳其保全了他称之为罪恶的社区。他要求按照宪章采取措施，惩处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制止了对塞浦路斯土族人的屠杀。他说必须采取这个行动以维护该岛的和平。是的，为了让土族塞人全部进入坟墓，绝对需要这样做。在最后关头到来，挽救土族的土耳其绝对必须撤退，好让希族塞人能假借塞浦路斯政府之名，完成它在一九六三年所开始的工作。

但是他所说的不止是这一点；他所要求的也不止是对付土耳其的措施。他利用安理会所有成员现在都已熟知的各种方法想要阻止土族塞人发言。为防万一我们有机会发言，他预言土耳其会大肆表演以图为罪行辩护。他预言土族塞人的困苦遭迁会被重新提出，并说土族塞人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受到他们的领袖和土耳其之害。他警告安理会，说我们可能会提出剪报来证明塞浦路斯境内发生的种种事件。

换句话说，罗兰季斯先生想要篡改历史。他想要完全改变过去。但一个名叫亚里斯多德的希腊智者说过，即使上帝也不能改变过去。

(登克塔什先生)

过去的真实情况不仅可以从剪报和秘书长的报告中发现，同时也可从访问塞浦路斯而发现。这个过去在每一户土族塞人家庭都有记录，因为希族塞人决心想把塞浦路斯希腊化，而使他们丧失了儿子、父亲、子女、或九十高令的祖父。这个过去记录在阿洛厄、马拉塔和桑达拉里的集体坟墓上，在那里，十六天大的婴儿跟他们的母亲、祖母和祖父肩并肩地安息着；那儿的小学也关闭了，因为学校里所有的人都被列队枪毙，然后草草埋葬了。我们既已知道事实真相，难道还需要土族塞人把剪报带来吗？能由罗兰季斯先生宣称过去二十年土族塞人的遭迁应由他们自己负责，这样就算了吗？

必须使土族塞人能够相信，在桌子那边讲话的人们真正改变了主意，确实想寻求和平，而不是在不择手段地推行使塞浦路斯希腊化的政策。

我曾试图提醒特别政治委员会注意一件事，即“塞浦路斯政府”被人用来作为侵略塞浦路斯四分之一人口的工具，如果大会按照希族塞人的愿望搞出一个决议，那只会妨害而不会促进谈判的开始。我的预言获得了证实。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希族塞人一方马上就利用它作为逃避谈判的借口，并破坏开始谈判所应有的气氛。他们马上吹嘘，说他们获得多少多少票，大会如何支持他们，并说人权委员会支持塞浦路斯政府，不结盟国家的决议也赞成塞浦路斯政府。这是一个想改变过去的徒劳无功的企图。这些决议都是偏袒一方的决议。它们不能改变过去。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也是偏袒一方的报告，它不能掩盖塞浦路斯境内的事实真相。至于不结盟国家的决议，不结盟国家的代表在决议通过后曾经向我们说明决议产生的经过。在一个两族国家内，其中一个民族——希族塞人民族——试图毁灭土族塞人民族，所有那些议会、委员会、和会议都不容许受害的土族塞人参加。在一场没有守方的足球比赛中，希族塞人把球踢入没有守门员守卫的敞开着的球门而得分。然后他们计算得分，并告诉全世界他们获胜。他们必须使我们相信他们是我们的同伙，他们愿意同我们比赛，但在国际球场上得分，而是在塞浦路斯造成和平。利用宣传、凭借谎言和谎报事实而在国际上得分，是不会为两族带来和解的。没有

(登克塔什先生)

两族的和解，塞浦路斯就没有和平。

当我听到罗兰季斯先生引用拉迪亚德·基普林的名诗“如果”时，我曾经感动了一阵子。他提到该诗谈论等待、耐心地等待那一部分，他问道：“塞浦路斯要忍受多久这种不公正的情况？”。很不幸，每个名词在塞浦路斯都有两种含义。不幸的是，“公正”和“不公正”对于土耳其人和希腊人有着不同的含意。“公正”对希腊人来说，是使塞浦路斯希腊化，塞浦路斯实行多数统治，让土族塞人得不到保障，得不到保护，回到他们所说的“侵略前”的日子过着作为人质和听人摆布的生活，也就是一九七四年以前土族塞人所过的朝不保夕的生活。他说塞浦路斯已经等了四年。

这段话本身就有说明意义，因为安全理事会已经讨论塞浦路斯问题十五年了，而不是才四年。土族塞人盼望正义已经十五年了，它等待重建由两族组成的塞浦路斯，使土族的安全不再受到威胁，不让希族塞人有机会把我们当作人质，说如果土耳其敢来拯救受威胁的土族人，就会发现没有土族人可救，而向土耳其进行敲诈。罗兰季斯先生朗读了描写等待的诗句：

“如果你能等待，不因等待而厌倦，如果你虽被污蔑也不说谎话，”

我要朗读这首意义深刻的美丽的诗篇的另一部分：

“如果你能梦想而不为梦想所主宰，  
如果你能思想而不以思想为目标”。

十五年来土族塞人一直梦想——并且继续梦想但不为梦想所主宰——成立一个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和谐生活的和平的塞浦路斯，我以他们的名义朗读这两句诗。但是要实现这个梦想，我们必须停止否认过去，必须停止在土族塞人没有代表出席的议会内改写塞浦路斯的历史。

照秘书长所说，罗兰季斯先生要把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付诸实现。有谁不要呢？如果受联合国决议影响的所有人不把决议付诸实现，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有些人利用宣传伎俩制造一些偏袒一方的决议，如果加以实行就意味着消灭无辜人民，

(登克塔什先生)

消灭这个两族国家，甚至消灭独立，这种人没有权利说这些决议尚未实现，因为如果实现了，就意味着联合国宪章所维护、所珍贵的每一项原则都将遭到破坏。

我们看到罗兰季斯先生很巧妙地企图把问题分成两个方面，一为原先的问题，即宪法和领土问题，一为外在的问题，即侵略和外国干预的问题。一个保证国根据国际条约冒尽危险来实践该条约；以挽救创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一个民族，居然叫作干预。

试想如果土耳其不采取行动，塞浦路斯和土族塞人今天的情况会是如何？各位代表只要扪心自问，我担保他一定会知道真相。要是还不知道，我们可以说明塞浦路斯的真实情况，我再说一遍，那就是集体坟墓，成百个青年被召唤到警察局作供，被消灭，许多人在大街上被抓走，十五年来没有再露过面。

这就是所谓干预。代表签署协定的民族之一来制止这种行为，居然叫作干预塞浦路斯的内部事务。

罗兰季斯先生在发言中说：

“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的野心不会也不能大过我们国家的规模。”（S/PV. 2099, 英文本, 第 11 页）

谢天谢地，看来希塞统一是一个符合希族塞人规模的野心。使整个塞浦路斯与希腊统一，而不顾四分之一居民的反对，必要时可将全部土族塞人消灭，好象根本不算是野心。

让我引证已故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一日的发言中所说的话，他说：

“我的野心是要实现希塞统一。我要使整个塞浦路斯与希腊统一，这样希腊的国界就可扩充到北非海岸。”

当然，一个没有野心的小国，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

两族政府中的希族塞人一方十五年来企图自认为塞浦路斯政府，好象我们不该

(登克塔什先生)

看出有什么不对的、有害的野心。好象这不是野心。声称他们能代表土族塞人，保护土族塞人，好象也不是野心。他们说，一个没有防御力量的小国被一个大国攻击而毁灭了，现在要你们全体主持正义。但是，弱小和强大是相对的。

我们年复一年面对 30,000 名由希腊军队协助的全体武装的希族塞人，他们的力量是强大的，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坦克和各种应有尽有的武器。土耳其前来是要阻止这些人毁灭塞浦路斯，消灭土族塞人。土耳其不能拄着拐杖去；不能赤手空拳对付这些武装力量。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土耳其维持塞浦路斯的独立时使用了武力。

我要引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另一段话。这是他在 1970 年七月二十九日说的。我引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话，是因为希族的新领袖一再说明他的政策方针就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政策方针。大主教说：

“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和罗得岛以及多德卡尼斯群岛所有的希腊人都是气息相通的。你们已经实现了你们的愿望，但是我们却因为各种困难和外来的多事者的阻挠，还在为实现我们的愿望而斗争。尽管有种种困难，塞浦路斯决心朝着希腊化前进。”

一个外来的多事者阻挠了希腊化。所谓外来的多事者不是别人，是土耳其和土族，土族保护了它的独立、它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主权，马上就被称为土耳其的代理人，并尽一切努力阻止它在国际上表示意见。

要不是这个“外来的多事者”，塞浦路斯现在早就成为希腊的一部分了。对希腊人来说，这就是自由、正义、是一件好事。没有人过问塞浦路斯土族塞人对这件事怎么想，这就是塞浦路斯的问题。

把问题分成内在和外因因素，象罗兰季斯先生想在安理会做的，是一种新的阴谋，要使他们所谓的外来的多事者，即土耳其和土族塞人不能阻止希腊化的进展。中国有一句谚语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听了罗兰季斯先生在大会和米海利季斯先生在特别政治委员会的发言，再回头听罗兰季斯先生在大会和后来在安全



(登克塔什先生)

理事会的发言后，我可以告诉安理会的成员：经过了十五年，希族塞人领袖的心意仍然丝毫未改，他们在大会搞到的票数使他们加强了朝向希腊化迈进的决心。《阿克里塔斯计划》的拟订人并未改变他们对塞浦路斯的幻想。甚至连威胁手法都仍旧一样。

罗兰季斯先生要求安理会别忘记那次火山爆发。他说：“……世界上最危险的事莫过于把人逼得走投无路，横下了心。”(S/PV.2099，英文本第11页)。

他们拼命挣扎。为什么？因为“外来的多事者”已经阻止了朝向希腊化前进的荒谬行为；因为“外来的多事者”的代理人即土族塞人敢于捍卫塞浦路斯独立和主权的权利，并且拒绝向蛮力屈服。他们甚至不让我们申诉我们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四年这段期间内遭受的苦难。我们又听到威胁，说是会发生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八年期间那样的火山爆发的局面。除非希腊化、同希腊统一的道路畅通无阻，否则火山就要爆发。

于是我们在塞浦路斯各地同希腊人生活在一起，我们因为这样做而受苦。《阿克里塔斯计划》也以同样的威胁为基础。我们在一九六五年受到同样的威胁，也是来自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他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在里佐卡尔帕索讲话时说：

“整个塞浦路斯将同希腊统一，否则就会发生大动乱。实现民族愿望的道路可能充满了困难，但是我们宁死也要达到希塞统一的目标。”

在朝向目标前进时，土族塞人将受苦死亡这件事，当然是不关紧要的。希族塞人不高兴我们反对在这个光荣进军的名下被杀。

但是现在这种威胁对我们不发生作用了，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协助下在最后阶段进行了人口交换，现在我们住在自己的地区内，如果希族塞人爆发，忍受恶果的是他们自己。我们将在自己的地区内等待爆发终止。他们可能又会象在那次政变时那样自相残杀，用卡车满载着死尸，载到传教士那儿，不顾一些被认为已死的人还在喘息，以枪口相向硬加埋葬。

(登克塔什先生)

但是我们希望常识和多年来的苦难和经验会给他们一点教训。我希望他们将得到的教训是：塞浦路斯并未注定要变成一个希族塞人的岛屿。它注定要变为一个塞浦路斯人的岛屿，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在岛上共同生活和合作，直到双方开始产生信任和信心。

希族塞人能了解这一点吗？我不知道。我相信这个遥远的路途、这个长久的斗争，已经证明了土族塞人的“马力”，——让我再度引用中国谚语，不幸，这么久的日子却告诉我们，希族塞人领袖的“人心”并未改变。

我听了罗兰季斯先生的发言觉得非常遗憾。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要帮助制造气氛，制订一项有助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从而增强两族恢复谈判的机会。但是罗兰季斯先生的想法不同。他认为联合国的决议授权他代表包括土族的整个塞浦路斯说话，他把土族比作是希腊人的塞浦路斯内只有2,500人的少数民族小社区。全民拥戴的政府对他来说是不屑一顾的。他们在一九六三年就想做，并且一直到一九七四年还在做的，就是“良好政府”的证据。土族塞人这段期间的遭迁应归咎于土族塞人。他不了解，一九六三年对土族塞人发动的武装攻击是对由两族组成的塞浦路斯进行的一次未遂政变，攻击未能完全成功，是因为土族塞人始终捍卫它的权利，现在仍然继续捍卫它的权利。他以为那次政变很成功，两族政府已经结束，因此，塞浦路斯问题也就要结束了，只要执行要求土耳其军队撤出塞浦路斯的联合国决议，问题就会彻底解决。

于是希族塞人就可毫无忌惮地去完成他们按照《阿克里塔斯计划》所订定的工作，就是使他们认为属于希腊人的塞浦路斯摆脱土族塞人。这就是塞浦路斯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争论的中心。

土族塞人为了应付被排除在两族政府之外后的遭迁，不得不成立自己的政府。叫做过渡时期塞浦路斯土族政府。我们必须实行自治；我们不能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这种情况终于形成，在土耳其进行干予后——这是天赐的，使塞浦路斯免于无穷的祸患——土族塞人主张他们有权取得塞浦路斯的独立，所以成立了一个国

(登克塔什先生)

家，取名塞浦路斯联合邦，好向全世界和希族塞人表明这一点。我们希望希族塞人能在几个月之内与我们联手建立一个塞浦路斯希土两族联邦共和国。四年过去了，希族塞人却宁愿在土族塞人没有代表的国际论坛上到处拉票和制定决议。

这样一来，我们该采取什么补救行动呢？我以在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主权中享有各种不可剥夺权利但这种权利因为大会的决议而受到损害的民族的一分子的身分，向安理会各位成员呼吁，因为土族没有得到公平的发言机会。难道要我们屈服吗？要我们自寻死路？要我们放弃捍卫我们在两族组成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内享有的基本权利？难道因为罗兰季斯先生及希族领袖期望我们这样作，我们就该这样作？

对于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请安理会参看一份历史文件：

“在人类历史的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他们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跻身于世界各国之林，按照自然律和天赐的权利，取得独立而平等的地位时，这个民族为了对人类的舆论有适当的尊重，必须将他们不得不独立的理由予以宣布。”

事实是，土族塞人并未选择分离。它是被用蛮力撵出塞浦路斯政府的。它被排除在外十五年。它被剥夺了一个政府和国家的所有权利和特权。那些自称为“塞浦路斯政府”的人企图消灭这个合伙社区——所有这些都记载在安全理事会的记录上。如果安全理事会不了解真相，那么世界上就没有正义可言了。但是我知道各位成员了解事实的真相；我知道他们了解塞浦路斯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怎么办呢？我引用下面的话：

“我们认为这是极明显的真理：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造物赋予人类以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例如……这些权利，人类组织了政府。而政府的权力是经过受治者的同意而得来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如果不是保障人民的权益，人民便有权将之改变或废除，重建一个新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及其权力所组成的形式，必须能使人民认为最能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谨慎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不应为了轻微和一切的原因而加以变更；因此根据以往的经验，

(登克塔什先生)

人类往往情愿忍受可以忍受的苦难，而不愿更改他们所习惯的政府。但当许多指向同一目标的残害和压迫，证明政府企图将人民置于专制虐政之下时，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去推翻这个政府，而另行成立一个足以保障日后安全的新政府。”

我并不想，土族也不想推翻什么政府。那些自称为“政府”的人，十五年来一直用武力排除土族，他们到这里来寻求安理会的授权，以束缚土族，这样他们就可以完成他们一九六三年所开始，并且毫不放松地一直继续到一九七四年的工作。安理会会给他们这项授权吗？如果给，我们不会蔑视安理会——上天不许——但是我们会象美国人民使用他们的权利并写在独立宣言内一样，使用我们的权利，不承认一个邪恶势力是塞浦路斯政府。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现在还需要我连篇累牍地详述我们身受的遭迁吗？我不想浪费安理会的时间。我只想举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塞浦路斯当时的付总统法济尔·库楚克博士写给各国元首的一封信，因为这封信也已成为过去的一部分，并且因为有人也企图改变这段历史。

“致各国元首，

“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利用并滥用他们在共和国政府和保安部队内的多数力量，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晚上以来，由希族警察和平民对各个城镇乡村的土耳其人和土族产业，包括我本人的住宅和办公室，计划并进行一项有组织的武装攻击。

“这些攻击一直以最残酷、最野蛮的方式进行，直到三个保证国出面干予。在这些攻击中，尼科西亚和其他地方的土族人的房屋被侵占，许多无辜的土族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家里被残酷地杀害，或作为人质掳走。

“希族领袖向全世界作出违反事实的报道，完全不顾我们的宪法和法律，非法地用大量武器装备保安部队的希族成员和数千名希族恐怖主义者，同时蓄意阻挠担任政府职务的土族人执行职权，保安部队的土族成员也被解除武装并

(登克塔什先生)

受到监禁。

“同时，希族领袖把土耳其公民称为叛徒，他们如果在住房或居住地区以外露面就会被当场射杀。

“尽管有停火协定，塞浦路斯土族塞人的生命和产业仍然有严重迫切的危险。

“即使在停火之后，土族人照样被杀害，被绑架，许多土族人的房屋被希族抢劫或恶毒地放火烧掉。住在城里和乡村的土耳其人仍然被围困，并断绝了一切交通工具。而且土族公民也不再得到正常的食物供应。

“据我们收到的可靠报告，直到现在，希族人仍然大肆武装，准备进行另一次比以前规模更大的屠杀。

“希族领袖已经表示得很清楚，他们在即将召开的伦敦会议上对彻底支配和任意摆布土族的政策，一点也不让步。为了这个目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已经宣布他决心废除保证条约。他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显然是要阻止土耳其在希腊最后执行彻底控制或灭绝土族塞人的终极计划时，前来挽救塞浦路斯的土族社区。

“在文明这样进步的时候，竟然会发生这种野蛮的暴行，而且容许事态继续发展，实在是不可思议。

“因此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世界相信人权和自由的不可侵犯、不赞成种族歧视、暴力和种族灭绝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呼吁，要求它们对土族塞人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争取生存的斗争，给予物质和道义的援助。”

这是一九六三年末期的事。到一九七四年为止，土族塞人一直在反抗希族塞人领袖的邪恶势力。今天，我们的生命、自由和争取塞浦路斯独立和主权的权利仍然在危险中。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向罗兰季斯先生表明，并通过他向希族领袖表明，大会和安理会的表决，并不能给任何人以消灭一个国家四分之一人口的权利，不管

(登克塔什先生)

这个行动假借哪种名义。

我不想再占用安理会的时间，主席先生。我希望有一个机会说明我们对安理会可能通过的决议草案的意见。如果现在是时候，我就说明。但我不知道决议草案是不是已经提出。我希望说明土族塞人对这项决议草案的意见。现在是时候吗？我不知道。

同时我要再一次谢谢你的耐心，主席先生，并谢谢秘书长、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加林多·波尔先生、和他的全体同事和助手、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指挥官及其部属，他们为塞浦路斯做了极好的工作，并竭力恢复两族谈判。只有通过两族谈判，塞浦路斯才有实现最后和平的希望，我们希望安理会的决议象大会决议一样，不会妨碍恢复谈判，而会促进恢复谈判。

主席：我感谢登克塔什先生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由于这是多年以来我头一次在安全理事会讲话，我首先以我国代表团名义，祝贺你，主席先生，担任十一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向你的外交技术致敬意，因为你以有效的、机警的手法从事了协商工作，同时，我也想表示，我们看到与土耳其具有友好关系的国家的代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感到十分满意。

主席先生，多谢你今天下午同我商量，还给了我一项决议草案的案文。我头一次正式拿到这种草案。因此，我请求你和安理会，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就这个草案向我国政府请示。这件事还没有做完。当然，大家应当理解，我国政府如果对一项决议没有机会作出反应，就不能认为应受它的约束。

主席先生，如果我起有机会在安理会说话，我就会宣布我已准备好的声明。但是现在，我认为已经过时了。我知道，关于安理会收到的决议草案，大家已达成协议。所以，不管我说什么，对决议草案的本质都不会产生影响。因此，我就不宣布那项声明了。

关于对我国政府的攻击，就是说，罗兰季斯先生针对我国政府的谩骂，我不予置理。我不想屈就自己来回答，因为我认为，罗兰季斯先生不是个够资格的对话者。此外，登克塔什总统对许多的辩词，事实上对罗兰季斯先生提出的所有辩词，已充分作出雄辩的答复。我之所以把所谓的塞浦路斯政府称为非政府，是根据登克塔什先生刚刚充分解释过的道理。

说了这些以后，我不得不对我们收到的案文讲几句话，据我了解，不论我们同意与否，这项案文都会通过的。自从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以来，安全理事会头一次充分讨论了塞浦路斯问题的本质。我认为，现在出现的决议草案，既不会导致谈判的恢复，又不会导致决议的实施。恢复谈判与实施决议之间的关系，在这份文件中头一次出现了混淆。

(土耳其)

现在，应当很清楚了，整个做法都是一回事。在解决办法的一般范围内，谈判会导致决议的实施。我国政府一再宣布过，一旦在塞浦路斯达成协议的解决办法，我国政府就准备实施这些决议。不幸的是，这项草案并不会鼓励谈判。当然，这一点要由土族居民来决定。但是，我认为，要土族居民按照这项决议重新进行谈判，是相当困难的，这项决议本身就隐藏着威胁。这不是我们希望从安全理事会那里得到的。我们希望能有一项简短的决议，鼓励当事各方重新谈判，心平气和地对话，最后达成解决。因为这些都没有达到，我确信，我国政府不会认为要受这项决议的约束。

主席：我感谢土耳其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我想，安理会现在准备开始就 S/12940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并希望以协商一致方式予以通过。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宣布，S/12940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已协商一致通过。

由于没有人反对，我宣布已协商一致通过该决议草案，成为第 440(1978)号决议。

几名代表表示，他们希望在通过该决议草案后发言。

比沙拉先生(科威特)：我国政府支持刚刚一致通过的决议草案，因为我们认为，这项决议会为两族今后在秘书长的主持下进行谈判，带来一些希望。塞浦路斯问题所遇到的困难是情绪激动使现实不易看清，因此，很难实现必要的建设性作法。塞浦路斯的局势确实令人沮丧，但是克服这种沮丧情绪的唯一办法是，使有关各方恢复有意义的对话。

我国政府支持安全理事会第 365(1974)号决议中所订的原则。维持塞浦路斯的独立、维护其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特点，是达成解决办法的先决条件。希族或土族的塞浦路斯人民，有权要求联合国参与共同寻找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

在这种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下，联合国能做什么呢？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科威特)

联合国不应放松对原则的支持，要得到成功就必须遵守和促进这些原则。应当鼓励双方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对话，不应当鼓励双方利用联合国内的辩论来决定胜负。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关各方有时候使别人感觉到，他们对于联合国决议的日益积累感到痛快，而不愿意根据安理会的许多决议和他们通过和接受的准则，直接进行对话。

要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除了直接对话之外，另无他途。我们必须承认，为了对话而对话，其志不在和解与合作，就会产生失望与对抗。明显得很，当事两方之间的关系和气氛，使得第三方的参与必不可少。我国代表团赞扬秘书长不遗余力地促使有关各方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我国代表团也高兴地看到，美国重整旗鼓，会同联合国为达到公正持久的解决而努力。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这个问题涉及强烈的情绪。一方由于害怕而被迫寻求一个保证国的保护。另一方则满腔怨恨而看不出是由于内部问题而带来外国的干涉。

双方都具有作为平等的公民共同生活的合法权利，不受任何外力的威胁。如果一方相信，在紧要关头能够依靠外来援助，这是最能煽风点火的。为了对话有所成就，两族居民必须有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并非一夜之间就可建立，但联合国仍应以此为目标，因此应当加以培养和鼓励。科威特相信，刚才通过的决议有助于贯彻这种精神。

有关各方所引述的诗、词、名言，我国代表团实在无法领会，同问题的实质也无多大关系。不幸得很，过去的痛苦现在还在作祟，这样一定会危及未来的前景。

最后，我国代表团想对阻碍安理会的令人不快的程序困难，表示不满。这对制造更好的气氛以便有关各方进行不可避免的对话，没有什么帮助。由此可以看出，怨恨情绪对实质问题可以造成多大的损害。

胡林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一向赞成，在完全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立即以和平方式解决

(捷克斯洛伐克)

塞浦路斯问题，我国代表团深深相信，只有当塞浦路斯人民的命运由该国人民自己而非由外来势力决定，不受任何外来的干予，才能公正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在这方面，我想立刻说，我国代表团反对企图——最近，这种企图日益增加——不顾众所周知的联合国决定而在联合国范围之外，就塞浦路斯命运进行谈判的做法。曾经可以防止塞浦路斯人民陷入目前惨境的某些外来势力，正企图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小圈圈内，就此问题作出决定，这几乎已不成秘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象其它联合国会员国一样，决不同意认可该岛目前的分立或破坏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塞浦路斯共和国外交部长罗兰季斯先生最近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其中声明：

“双方支持在联合国范围内召开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导致迅速执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尤其是第3212 (XXIX)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365 (1974)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的这次会议，旨在讨论迅速实施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在此会上，我想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关于在联合国主办下召开塞浦路斯问题国际会议的建议。目前，这项建议就象一九七四年苏联提出时一样，切合时宜。在地中海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的紧张局势，对于和平与安全是种严重威胁。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一次会议，将会促成各项措施的通过，从而符合岛上两族居民的利益，担保塞浦路斯成为独立的、主权的、统一国家。

我国代表团也完全赞同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的宣言所强调的下列看法：

“必须以联合国决议为基础，进行有意义的、建设性的对话”。

安全理事会目前的会议，应当有助于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应当经由其各项决定，帮助创造有利的条件，以便两族居民中的现实力量能够联合起来，镇静地、

(捷克斯洛伐克)

前后一致地安排国家内部结构，并适当地考虑到生活在一体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内的两族居民的利益和权利。

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已再度提醒大家，注意塞浦路斯总统基普拉诺先生所提关于塞浦路斯完全非军事化和裁军的建议。实施这项建议，加上撤退岛内的所有外国军队，不但会对塞浦路斯人民有所帮助，而且是整个东地中海达成安定的关键。

捷克代表团仍然相信，本组织能够帮助塞浦路斯人民找到通向安宁生活之途，维护他们国家的统一，克服外国势力造成的障碍。捷克斯洛伐克和其它国家一起，将继续努力找出能够充分反映联合国各项决议的精神和实质的解决办法。我国代表团赞成通过第440(1978)号决议，这个决议显示，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了一步，目前对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没有例外——来说，大家公认只能做到这个地步。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因为这是我本月份第一次在安理会上发言，主席先生，请让我祝贺你今天担任主席，也祝贺你到目前为止在指导我们工作时所表现的技巧和才能。我国代表团已经、并将继续设法同你充分合作完成你的任务，我们乐于以此证明我们重视贵我两国之间的友谊。

去年六月我们进行旨在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协商时，几个代表团指出，他们认为，今后这个问题最好同安全理事会就塞浦路斯局势发展所举行的政治辩论分开。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尽管在十一月九日对大会第33/15号决议表决时弃权，但理解塞浦路斯政府要安全理事会处理这个问题的理由，并且无保留地赞成在适当时候采取的那项步骤。

今天，安理会协商一致通过另一项决议。主席先生，我想祝贺你，因为你发挥作用使我们的辩论得到好结果。我也要向倡议这项和解办法及参与筹备工作的同僚，表示感谢。我国代表团确实对我们通过的案文感到满意。其中没有侵犯

( 法国 )

当事双方的合法权利，同时比以前更明白地指出，安理会关心以前决议的执行情况，也希望找到谈判解决办法。

我也想强调，为了胜利结束我们的工作，双方在某些时刻的和解精神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不得不祝贺当事两方，同时请他们不要企图从所获让步中取得利益，而要设法发挥和解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能找出公正的谈判解决办法。

我国代表团促请双方，抓住议定的六个月，以期恢复两族代表之间的讨论并使讨论有意义。为了两族居民利益，也需要双方采取温和态度，以免严重地有亏职责。

最后，我要向秘书长重申，我国政府深信他能够胜任他所担负的任务。我国代表团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他的任务会获得成功。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目前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讨论，是在大会要求安全理事会再度审议在一定时限内执行其有关塞浦路斯的决议这个问题后不久所举行的。大会决议肯定了联合国自从塞浦路斯发生危机以来对塞浦路斯问题一向主张的基本原则。各成员都知道，这些原则是严格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不结盟地位、停止任何外国干涉内政，立刻撤出岛内所有外国军队。我们认为，本届大会对用来决定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基础的重要条款加以肯定，是及时的也是公正的。

由于外来的武装干涉，塞浦路斯共和国陷入水深火热的危机中，到今天已经四年多。尽管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作出努力，但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方面，没有什么实际进展。塞浦路斯及其周围局势的发展情况显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仍然受到威胁。塞浦路斯局势仍然不正常，原因是：故意拖延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解决，岛上存在外国军队，外国势力继续干涉塞浦路斯事务。

(苏联)

有人正企图利用两族对话时所产生的困难，对塞浦路斯人民强加无法接受的各项决定，其目的在于维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岛上的势力，以及为该组织在东部地中海地区建立另一座桥头堡。从经济和政治方面来说，塞浦路斯已分裂为两部分。岛上两族居民之间的历史联系，已经断掉。所有这些，对于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的情况，都极端不利，同时使塞浦路斯已经很尖锐的情况更加复杂。

鉴于上述，大会完全有理由表示深为关怀目前仍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严格威胁的塞浦路斯危机。

安全理事会各成员都很清楚，苏联的立场一向是要求消除塞浦路斯的爆炸性局势，以及对塞浦路斯问题取得公正的解决办法。今天，我们要再度宣布，苏联已经、并将继续赞成，在保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真正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不可侵犯的基础上解决复杂的塞浦路斯问题。苏联一贯主张，严格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所奉行的不结盟政策，同时认为，确保撤出岛内所有外国军队和撤除尚待发现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是绝对有必要的。

苏联彻底谴责所有对塞浦路斯内政的外国干涉，所有旨在破坏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苏联反对任何人对塞浦路斯强加其自己的计划和决定。应当顾及岛上希族和土族居民的利益和权利，个别地担保其主权，不受任何外来压力或干涉，以便就有关塞浦路斯国内部结构的问题，作出决定。只有遵守这些基本原则，只有明智地顾及塞浦路斯两族居民的利益和权利，才能够实现真正持久而公平的解决。

在目前情况下，苏联认为，应当进一步作出努力，以期恢复塞浦路斯两族居民之间的互相信任与合作精神。苏联赞成立刻完整地实施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的决定，苏联本身准备尽一切努力，促成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以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受到伤害。

各成员都知道，为了和平与国际安全，苏联建议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个国

(苏联)

际会议来审议塞浦路斯问题。这个会议将有助于加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如果能举行这个会议，就会有助于迅速拉拢两方创造适当的条件，以便希族塞人与土族塞人之间就其国家结构进行有结果的对话。也会有助于塞浦路斯人自己——我强调“自己”——去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决定，以建立岛上两族居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苏联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抓住一切机会，根据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有关塞浦路斯的各项决定推动塞浦路斯各方面问题的立即公正解决，以期有利于全体塞浦路斯人民，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苏联代表团鉴于我刚才阐述的立场，同意在协商一致基础上通过这项决议草案。我们要向主席的技巧、机警、能力致以敬意，因为他使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找到成功的解决办法。由于这个月就要结束，明显得很，这项决定是你卓越地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的最后一项决定了。

主席：我感谢苏联代表对我说的十分友好的话。

陈楚先生(中国)：十一月九日，中国代表团在大会审议塞浦路斯问题时，已经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塞浦路斯问题的一贯立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塞浦路斯问题长期拖延不得解决的状况感到十分关切，对塞浦路斯人民遭遇的困难寄予深切的同情。我们认为，要早日实现塞浦路斯问题的和平解决，首先要排除超级大国的干涉，特别是要警惕那个为了在东地中海制造动乱，而不断在各方之间进行挑拨分化，扩大矛盾，鼓吹将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以利于它渗透扩张的那个超级大国所施展的各种阴谋。我们坚决主张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我们衷心希望塞浦路斯希、土两族人民和直接有关方面以团结反帝、反霸的大局为重，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耐心协商，互谅互让，逐步消除分歧，争取塞浦路斯问题早日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以利塞浦路斯的繁荣昌盛和人民幸福、并对东地中海的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这不仅完全符合塞浦路斯两族人民和有关方面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是真正关心塞浦路斯人民命运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国)

中国代表团本着上述精神支持第S/12940号决议草案。需要指出的是：草案中提及的安理会第410(1977)号决议，主要涉及联合国部队的问题，中国代表团在表决该草案时没有参加投票。

贾帕尔先生（印度）：今年十一月九日通过的大会第33/15号决议建议，安全理事会应审查其各项有关决议在一定时限内的执行问题，此后如有必要并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采取一切适当的、切合实际的措施，以确保这些决议得到执行。这是安全理事会的当前任务，为此目的，我们在塞浦路斯政府的要求下召开会议。

塞浦路斯为了使我们能够审议这项任务，已经分发了一项决议草案，其中说明塞浦路斯如何看待安理会决议的执行问题。塞浦路斯政府所建议的时限是六个月，如果六个月后决议没有得到执行，塞浦路斯政府将会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某种形式的新行动，以确保各项决议受到执行。

刚才协商一致通过的决议草案，适当地满足了目前局势的要求。我国代表团认为，为执行议妥的决议规定具体的时限，是件好事，当然还必须得到有关各方接受。如果没有时限，造成的压力，各项决议就可能不会得到执行。因此，安全理事会本身应当能够提议具体的时限，但是，我们认为，最好由有关各方就时限达成协议。

不过，我必须指出，议定的决议未能实施，不一定全是由于没有时限。在实施过程中，还会产生意见不同，这种现象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上，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列的全是牢固不破的不同意见和未付诸实施的决议。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以为按照第七章采取行动就能解决问题是种错误的想法。为了解决未决争端，同时就维持和平达成协议，我们必须另谋出路。

环境常常迫使人们承认，解决问题的意愿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分别的。在塞浦路斯，如果既有意愿又有能力，那未事到如今，应该已有进展。我们十分清

(印度)

楚地看到：塞浦路斯问题的复杂性质，不可避免地涉及外来势力，两个相互冲突的民族主义的强烈程度，明显无法解决的宪法困境，难民的悲惨遭遇，等等。不过所谓的内部与外部因素之间，肯定存在相互关系，这个不幸的事实是不可忽视的。

或许必须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取得进展，如果进展情况令人鼓舞，就可以设想出一个时限，以便进入解决问题的最后阶段。我不敢说，第一步应当属于内部或外部领域，但是我希望，能够同时在两个领域采取这一步。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某些成员国似乎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作用，真正说来，秘书长及其代表也能这样做，因为他们能够透过坚持不懈的、谨慎的外交工作来提供各种可能途径。有件事很明显——在这方面，我同意科威特代表的看法——就是说，可能必须试试第三方的积极协助，因为两族居民自己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他们经常向联合国呼吁这表示他们需要第三方的协助。

这种协助的性质，尚待探讨。我认为，这系于下列问题的答案：是否有可行的生活方式使一国之内两个相互冲突的民族主义能在西方方式的民主结构之下共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担心，就不得不另谋他途。我并不是说，第三方的干予就一定有法子解决问题；问题没有那样容易解决。想在一个民主结构内维持两个相互冲突的民族主义，就象要用蛛网捕鹰一样困难。如果安全理事会志在找出通向正义和平之路，那它就必须积极查明两族居民的愿望，探讨各种可行的办法；否则，安理会就会被用作只是申诉政治冤曲的机构而已。

主席：我现在请希腊代表发言。

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考虑到安全理事会不希望再拖长这次讨论，以及塞浦路斯外交部长罗兰季斯先生阁下将申述其政府的立场，我只十分简短地讲几句话，就是，我国代表团非常赞赏安理会通过本决议的建设性行动。令人鼓舞的是，安全理事会对塞浦路斯政府的求助作出积极的反应，并且认为，必须对塞浦路斯问题的本质表示态度。



( 希腊 )

我们相信，刚才通过的决议，将在《宪章》的原则之下，经由恢复塞浦路斯两族人民之间在协议的基础上的会谈，和实施联大与安全理事会有关塞浦路斯的各项决议，来促进公正、和平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罗兰季斯先生（塞浦路斯）：首先，我希望说明，我们无意反驳登克塔什先生所提毫无根据和一再重复的指控。米海利季斯先生已在特别政治委员会明确地答复了这些指控。毕竟，我不是登克塔什先生的对话者，米海利季斯先生才是。我是按照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邀参加的，我代表一个政府，因此，打算只回答各国政府的发言。不过，既然谈到这个问题，我就顺便指出下列各点。按照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应邀在安理会发言的登克塔什先生，利用这个机会，说安理会理事国及其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的同事所作的决定都是片面和不公的。他还间接指出，他可能不尊重这些决定。关于这一点，我不想表示意见。留待安理会和登克塔什先生来处理好了。

关于埃拉尔普先生说不承认我的问题，我愿意平心静气地答复他，我毫不在乎埃拉尔普先生承认我与否。我获得一百五十国政府的承认，已经足够了。

在我就这项决议表示意见以前，我想说明，我国代表团在十一月十五日请求让米海利季斯先生在安理会发言，现在经过多次审议后，议定了一项决议，因此，米海利季斯先生认为现在发言已经是多余的了。因此，今天送了一封信给主席，我现在公开宣读。这封信由罗西季斯大使署名，内容如下：

“关于我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有关阿莱科斯·米海利季斯先生按照安全理事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参加安全理事会会议的信，我谨通知你，鉴于该决议已达成协议，并将正式获得通过，米海利季斯先生认为，就这个问题发言已经是多余的了，因此，他请求按照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参加会议的事，无条件撤销。”

我现在开始说明对刚通过的决议的意见。

十一月十五日，我在安理会发言时说，塞浦路斯及其人民已长久地耐心等候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各项决议的执行，因此，我有充分的权利，请安理会理事国考虑按照《宪章》第七章第四十一条采取措施，这将是联合国审议塞浦路斯问题的历史上的创举。

(塞浦路斯)

现在，安全理事会认为已到了适当的阶段，应规定土耳其在一定时限内遵行安理会有关塞浦路斯的决定。 尽管我们仍然认为应就塞浦路斯局势通过一项较强硬的决议，但是，我们尊重安理会这项决定。 希望安理会将来按照本决议的规定召开会议，审查我国的局势时，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已有充分进展。 否则，我深信本机构一定会负起责任，迅速采取《宪章》规定的、早应采取的措施，尤其是有关强制执行的措施，以求纠正侵略和长期军事占领的可耻局面，这种局面已维持四年多，并且完全违背联合国的决定。

关于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各项规定，我愿意更具体地说明，我们对于序言部分第三段提到大会有关塞浦路斯的各项决议——大会极端重要的第3212(XXIX)号决议和大会随后的第3395(XXX)号、第31/12号、第32/15号决议，更重要的是今年的第33/15号决议——表示欢迎，因为这是一项积极因素。 大会特别在上述最后一项决议中表示，痛惜外国武装部队和外国军事人员继续驻留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及其部分领土仍被土耳其军队占领的事实，要求外国部队立刻从塞浦路斯共和国撤退，建议安全理事会在适当时间内按照《宪章》的规定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议得到执行。

执行部分第1段，重申了安理会第365(1974)号决议，这项决议赞同大会一致通过的第3212(XXIX)号决议，也就是说安全理事会再次申明关于终止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侵略的明确立场，这是很重要的。 安理会再次重申它的第367(1975)号决议，就是强调，反对和拒绝承认已宣布设立的所谓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并反对土耳其为推行其瓜分和并吞阴谋而采取的不利于塞浦路斯共和国及其人民的其他一切片面行动。 本决议重申各点，也表示安理会支持在秘书长主持下进行两族会谈，以此为解决塞浦路斯国内问题的适当进程。

本决议最重要的部分是执行部分第2段，其中要求各方在明确规定的时限内执行安理会这些决议。 显而易见地，这项确定时限的规定，必须同执行部分第4和5段所订的日期连系起来，即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和一九七九年六月，前者是秘书长提交报告的最后时限，后者是安全理事会全面审查塞浦路斯局势的日期。

(塞浦路斯)

因此，若按照决议本身的规定和依照大会第 33/15 号决议——序言部分已予说明——来正确解释，这个时限绝不能超过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安全理事会第 365(1974)号决议又再重申，特别要求迅速撤走外国部队，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解释。

执行部分第 4 和 5 段规定，秘书长至迟在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提交一项有关的报告，安理会必须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底以前审查塞浦路斯局势，并进一步促进这个问题的公正解决。秘书长应详细报告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尤其是有关撤退土耳其占领军、制止干涉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事务、让难民平安返回家园，以及秘书长按照执行部分第 3 段的规定致力恢复解决塞浦路斯内部问题的两族谈判的结果等各项问题。应当强调说明，本决议的上述执行部分第 3 段已经明确规定，此项谈判应当根据商定的基础、并按照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各项决议的规定进行。

大家还记得，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共通的基础，因而妨碍了两族恢复有意义的谈判，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最近向大会提交的有关塞浦路斯的报告已经确认了这点。

我要再度说明，安全理事会应就塞浦路斯局势采取较有力的行动。但是，我们充分理解，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必须采取较温和的办法，正如安全理事会认为应当采取的办法一样。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在适当时机，将按照刚通过的这项决议的规定，重新审查塞浦路斯问题各项实质要素，采取较有效的行动，以求确保各项决议获得遵行，并使安全理事会一再声明的目标能够实现。

主席先生，我要说明我国政府对阁下、对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和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国对塞浦路斯的正义事业所表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十分感谢，塞浦路斯的正义事业仍然是联合国的试金石，也是维护《宪章》各项原则的试金石。

主席：谢谢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对我和安理会其他成员所说的友好的话。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登克塔什先生，安理会是按照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他发言的。他希望再次发言，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登克塔什先生：罗兰季斯先生再次谈到片面行动，并说安理会刚通过的决议不喜欢这种片面行动。我愿意正式说明，每当两个民族组成的塞浦路斯政府内的希族塞人自称为“塞浦路斯政府”并以“塞浦路斯政府”的名义采取任何反对土族塞人的行动，尤其是在国际论坛上采取行动时，我们都看成是片面行动，我们认为，我们完全有权采取自卫的反击行动。我相信在第一次发言时，已经充分说明这种自卫行动。

关于刚通过的这项决议，我愿意强调说明，它所提到的一些决议，是土族塞人没有参与其事、未能表示意见的。因此，这些决议是在土族塞人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的。它们不能反映塞浦路斯局势的实际情况，并且违背了在秘书长参与下达成的双边协定。因此，如要执行这些决议，就要推翻按照联合国其他决定并通过秘书长和其他官员而执行的某些措施，这些措施影响千万人民的生活。所以，这些决议是不切实际、无法执行的。例如，土族人民不能只因一项决议这样说，就在塞浦路斯忍受第四次驱逐，返回希族塞人地区，再次成为人质。这是完全不可能和不切实际的，希族塞人不要自欺欺人，以为单靠在未经我们表示意见的情况下通过一项偏袒他们的决议，就可以达成这项目的。

希族塞人一方不断强调时限问题，但是，却忘了一九六四年二、三月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塞浦路斯问题时，当时予期的时限是三个月。后来又延长了三个月，大家以为可以就此结束。我们祈望它就此结束，因为我们实在苦不堪言。可是，现在已经是十五个年头了，而任务期限却每六个月一次地推延下去。

我们希望遵守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但是，如要实现这个目的，其他各方不应力求通过并不完全符合塞浦路斯问题的实际情况的决议。我不打算详细说明，但是，我愿意指出，这项决议对于开始举行两族谈判毫无帮助。现在的气氛的确象罗兰季斯先生所说，当时限届满，再来这里开会时，他希望得到一项更有力和更有效的决议。抱着这个目标的人自然象过去一样，不会在寻求谈判解决上花时间，而只想找寻荒诞的借口来延长这个问题。

(登克塔什先生)

目前，土族塞人把土耳其看作他们的祖国和保证国，并恳求它不要撤回对我们的保护。这是我们的请求，我要诚恳地正式提出这项请求。

主席：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土耳其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我想简单答复罗兰季斯先生。他玩弄了一点数学把戏，说他的政府已获一百五十国承认。其实只有一百四十九国。我认为与其说是一项纯数字问题，无宁说是一项代数问题。因为获得一百四十九国承认比较重要，还是只有一方不承认——没有这一方的合作和赞同便不可能达成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更为重要，完全由他们决定。这是一项代数方程式。

显而易见，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宁愿以塞浦路斯政府的名义在国际论坛上活动，坐在议席上静候解决办法。他们有权这么做。我常常说，他们并非认真要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他们乐于保持现状。同时，他们绝不放过任何机会，在所有国际论坛上大事宣传，包括在联合国展开宣传。

我看到罗兰季斯先生小心翼翼，故意不提安全理事会的另一项决议，即第410（1977）号决议。该项决议提到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马卡里奥斯和登克塔什达成的协定。当前的决议没有较明确地提到该项协定，实在是重大缺失。我们认为，该项协定是两族谈判过程中最大的突破。当时，希族和土族都同声喝采，认为是重大突破。但是，现在我晓得希族塞人政府已经背弃该项决议，选择了长期斗争的道路。既然他们背弃了一项庄严的决议，背弃了在联合国秘书长参与下达成的一项决定，我们怎能担保他们会遵守今后达成的任何协定呢？

主席：现在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兰季斯先生（塞浦路斯）：我想说明，如果埃拉尔普先生以作为一百五十个国家中的唯一例外为荣，那么，我承认这个数字是一百四十九。

他发言时提到指导方针的问题，我愿意再说一遍，我没有提到它，因为米海利季斯先生已经在特别政治委员会上明确地提到：我国政府支持、赞成和接受马卡里

(登克塔什先生)

奥斯和登克塔什达成的协定所载的指导方针。同时，我愿意说明，我国政府不但有意，而且决心努力从事，以求在联合国范围内寻求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公允、持久办法。

主席：现在名单上已经没有其他发言人，如经安理会同意，我要以加蓬常驻代表的身分发言。

安理会尽管通过了第365(1974)号和第367(1975)号决议，但是，鉴于秘书长在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中表示十分关切，安理会不得不再次重开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讨论；秘书长的报告说：

“尽管作出无数的努力和联系，还是未能为有意义地恢复两族谈判找到一个各方都同意的基础。虽然基本上由于有了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塞浦路斯仍然平静，但岛上的局势却并未有所改善。”(A/33/1, 第10页)

他又说：

“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以前，它不仅威胁到东部地中海的稳定和良好关系……。”(同上)

因此，大会在第33/15号决议执行部分第8段里明确要求：

“……安全理事会应审查其各项有关决议在一定时限内的执行情况问题，此后如有必要并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采取一切适当的、切合实际的措施，以确保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议得到执行。”

地中海东部地区继续紧张，人民仍然受苦受难，国际和平与安全还是受到威胁，因此，在该地区执行本组织的决定和决议这个老问题，就比以往更为迫切了。

大家都记得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它获得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和第367(1975)号决议的赞同。这些决议要求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政策，并要求所有外国停止干涉塞浦路斯的内政。这些决议通过后，人们满怀希望，以为塞浦路斯人民遭受的苦痛就此终结。

(主席)

加蓬民主党是加蓬共和国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格言是“对话、容忍与和平”，因此，不能对塞浦路斯人民遭受的苦痛视若无睹。我们认为，只有举行坦白和诚恳的两族商谈才能了结这种人类悲剧。这种悲剧不但使希、土两族塞浦路斯人民产生严重互不信任和互相仇视的心态，而且使得希腊和土耳其也互不信任和互相仇视；这两个国家都与我国保持友好关系。

因此，我国政府极端重视沉痛而棘手的塞浦路斯问题，能通过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的两族会谈迅速达成解决。现在，我要对秘书长为拉近敌对各方的立场而作的努力致敬，也要对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专心致志维持和平致敬。

加蓬代表团深信对话的好处，因此，我们对刚通过的决议投了赞成票。我们认为，两族间进行广泛对话是寻求谈判解决的唯一办法。我们坚决反对外国施加的解决办法，因为这不符合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我们不应忽视，许多国家投票赞成大会有关这个问题的最新决议，因为它们深深相信，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责任主要应由当事双方，即塞浦路斯希土两族承担，可是，希土两族现在仍然互相敌对。希土两族将来必须和睦共处，因此，必须摆脱双方结下的仇怨，致力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办法，保证人人平等和协调解决各项问题。

在这方面来说，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应当务求它本身的决议得到尊重和有效执行，从而防止任何单方面行动，增进公正、持久解决的希望。

最后，我愿意重申，我国代表团认为，只有恢复在秘书长主持下的两族会谈，才能确保塞浦路斯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政策。

现在我以安理会主席的名义发言，并请曾经表示希望行使答辩权的成员国发言。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本不打算再次发言，但是，对于安全理事会一个成员国的发言，我不能避而不答。我原以为该国的代表这次不会作出荒唐的发言，一如今天他论述塞浦路斯问题时所说的那样，歪曲苏联的立场。



(苏联)

我不打算重复我的发言的要点。我们的政策是十分明确的。以塞浦路斯问题而论，我们并无特殊利害关系。我讲的话目标崇高，措词谨慎，相信中国的代表也绝不能否认。另一方面，我也无意分析中国的政策。它的政策十分明显：扇动两个大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进行新的军事冲突，增加已有的紧张，并炮制新的紧张。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为求达到该国及其领导人的目标。

我相信中国代表大可不必费力留下这种记录，北京已留下这种记录了；但是，他所说的这番话，帝国主义者和北约组织的领导人一定很感谢。我认为这一点毫无疑问。

陈楚先生（中国）：安理会为审议塞浦路斯问题，已经化了很长时间，而且现在已到下午八点了，因此，我不想费很多时间来驳斥苏联代表为自己所作的诡辩和对中国进行的污蔑。中国有两句成语，一是“事实胜于雄辩”，二是“一手不能遮天”。苏联在塞浦路斯、东地中海和中东扮演了什么角色，是由它自己的行动写成的。依靠诡辩是掩盖不了的。

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光明正大，公平合理，一只乌鸦的翅膀是遮盖不住太阳的。

主席：没有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已完成现阶段关于这个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七时五十五分散会